



轻信“月薪过万”，结果连油费都不够

# 专车司机起诉解除租车合同

专车司机“开着豪车月薪过万”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随着打车软件对司机端的补贴力度减弱，专车司机的收入已大不如前。

江北的张师傅3个月前，租了一部车加盟“一号专车”，结果却发现，挣的车费还不够支付租金和油钱。于是，张师傅将租车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终止汽车租赁合同纠纷，最近，江北法院调解此案。

## 租车加盟“一号专车”

张师傅今年40多岁，以前自己做生意，比较辛苦，挣得也不多。

从去年开始，各种关于打车软件的新闻层出不穷，提到专车司机，关键词总是和“月收入过万”、“超过北上广白领”、“睡到自然醒”等联系在一起。

看到使用打车软件有如此好的发展，张师傅很动心，他四处打听成为一名专车司机的条件，有心全职干这行。

今年5月，张师傅联系到了宁波一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公司跟张师傅介绍说使用专车软件载客每月至少能赚5000元到8000元，张师傅听了心里十分欣喜，觉得找到了一个赚钱的好工作。今年5月，他与该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纠纷》，交了5000元押金和5000元租金，租了一辆小轿车，加盟了“一号专车”。

## 甚至连油费都赚不回来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三四月份前，专车司机确实经历了一段“黄金时代”，月收入1万以上的比比皆是。

那时高收入是有原因的，本来专车的打车费用就比出租车高，而且专车司机几乎不用缴纳份子钱和各类税费、管理费，

此外，各个专车平台还有高额补贴。

比如，在高峰时段，很多平台不仅不收订单总金额20%的佣金，而且还赠送同样比例的订单金额。每天早晚做几个小时，日收入破千不是难事。

可是到了今年春节，高峰时段的奖励已经没有，而作为替代政策的“满多少单才按比例奖励多少钱”，随着专车的增多，完成难度也越来越大。

到张师傅加入时，不少专车司机的收入已从“轻松过万”跌到了五六千元。张师傅拿到车后，没日没夜地干了十多天，发现月入8000元，对他而言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每天只够油费，甚至有时连油费都赚不回来，更谈不上赚回租金的钱和工资的钱。”张师傅盘算了下，继续这样下去，他每天得亏300多元，与他原本的期望值相差极大。

## 为终止合同起诉租车公司

张师傅希望终止租车合同，但汽车服务公司不同意，表示如果要终止合同，5000元租金不退，押金也只退500元。

张师傅对此完全无法认同，他认为他是被汽车服务公司虚构的收入诱订的合同，违背了本人意愿，最终一纸诉状将汽车服务公司告上了法庭。

张师傅除了要求解除合同，退租金和押金外，还要求租车公司支付误工费、加油费等1万余元。汽车服务公司则表示应该完全按合同办事，他们提供的汽车租赁服务，生财需要张师傅自己去经营。

由于租赁合同约定得十分清楚，张师傅也没有公司承诺保底收入的证据，最终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张师傅要回了押金，撤回了起诉。

通讯员 孙乔 记者 胡珊 实习生 王雨奇

# 拎500个硬币支付赡养费

父母起诉儿子支付赡养费，虽然达成了一致协议，儿子却不愿意意见父母，要法官帮忙转交赡养费，并且还拎来了500个硬币。昨日，宁海法院法官将硬币兑换成纸币后交给了老人。

宁海的冯某夫妇，年逾八十，膝下有5个孩子，冯二是第二个儿子。当年分家时，冯二夫妻认为老人分割财产不均，偏爱老大，加上婆媳相处也颇有矛盾，之后，冯二一家便心生芥蒂，逢年过节也未去看望老人，至今20多年。

去年，冯老太太大病一场，兄妹们都劝冯二夫妻前去看望，然而两人最终还是没去探望。

2014年6月，两位老人将5个子女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赡养费。但老人告诉法官，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法院的调解能缓和与冯二之间的矛盾，调不好他就撤诉。于是，法官联系了冯二，电话中冯二情绪甚是激动，坚称绝对不会来法院。

后在法官的多次劝说之下，冯二才来到法院，并与老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自2014年起，5个子女每年支付父母2400元赡养费。

原本以为这20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没想到前几日冯二来到法院，将老人的2015年赡养费交给了法官，让法官代为转交。

法官不解，问其为何不直接交给父母。原来冯二内心仍对父母存有不满，不愿意意见父母。更让法官感到疑惑的是，冯二的2400元赡养费中有500元全是硬币。

法官询问其为何要拎一袋硬币过来，冯二只解释说自己平时是卖烧饼的，收进来的都是硬币，所以就拿过来了。

法官看了看这一袋硬币，想到如果直接就这样交给两位老



漫画 章丽珍

人，他们或许会感到心寒，不利于修补双方的关系，而且一袋的硬币也不方便使用。于是昨日，法官将硬币拿到了当地的信用社，兑换成纸币后再交给两位老人。

通讯员 于珊珊 记者 胡珊

# 为打鸟从境外邮购枪支弹药

鄞州人李某自幼爱打鸟，还从境外走私枪支散件。当海关缉私警察找到他时，他手上的一支新枪刚刚组装完成。近日，他因走私枪支弹药被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1月，海关侦查发现从台湾邮寄入境到宁波的多个邮包中藏有枪支配件。这些邮包中装有拐杖、不锈钢衣架，还有枪管等配件和大量铅弹。这些配件经过组装，可以拼出具备击发能力的整支气枪。这些邮包均为同一收件人“大海”。办案人员由此推断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走私网络。

6月3日，宁波海关缉私局联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查缉行动。现场抓获李某等嫌疑人5名，查获4支完整的气枪，以及枪支配件若干，另有3000余发铅弹，及制作弹药的工具2套。后经鉴定，其中两支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发射弹丸的气枪，具有致伤害力。

据调查，李某从小爱打鸟，去年10月他加入了一个气枪爱好者QQ群，结识了有同样爱好的80后青年李某勇。李某对李某勇手上制作精良的气枪产生了兴趣，便委托他从台湾购得两根枪管，还给其中一支配了瞄准镜和配件，对着网上的视频组成一支整枪。

之后，李某不断追求质量上乘的枪支，并将不满意的枪支转手给他人，当起了“中介”。短短一年多，他经手的枪不下6支。此外，他还买了制作铅弹的设备和原材料，自制铅弹。办案人员透露，气枪在网上价格不菲，如一支名为“刺客”的气枪，售价近1万元人民币。

## 非法买卖枪支后果有多严重？

宁波海关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非法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枪支一支以上、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两支以上的，以非法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记者 余婧婧 通讯员 董楠

# 见老板娘在清点营业款 他一把抢过皮夹就跑

7月19日晚上，聂某在位于鄞州潘火的出租房里被民警抓获。他说，当他发现手机丢了之后，他就知道警察找上门是迟早的事。

头一天晚上10点多，聂某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他打牌输了不少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到哪里去弄钱还债？聂某越想越心烦，不远处，有家小店还在营业，聂某打算去包烟。

当时店里只有老板娘陈女士正在清点当天的营业款准备打烊。

接过聂某递来的百元大钞，陈女士顺手放进皮夹，准备找零钱，丝毫没有留意到聂某落在自己皮夹上的目光。

聂某一把抢过陈女士的皮夹就跑。

陈女士高呼“抢钱”，她丈夫刘先生闻声追出来，而此时聂某早已逃远了。

刘先生懊恼地往回走，却在距离小店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双拖鞋和一只黑色手机，该不会就是刚才抢钱那小子掉下的吧？

刘先生赶紧报警。

果然，这手机还真是聂某的。民警很快顺藤摸瓜，找到了聂某的落脚点。他从陈女士那里抢来的1510元现金、一条金项链及银行卡、消费卡都还原封未动。

聂某说，当他发现自己手机丢了后，就知道迟早要被民警抓住，因此一直不敢出门，更不敢拿这些钱去挥霍。

通讯员 项兰 记者 石承承

# 路上有人“抢孩子”？

两亲戚为收养弃婴争起来了

7月20日晚上8点多，鄞州古林郭夏村附近的马路边上，几个人推推搡搡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路人的警惕性还蛮高的，立马联想到前段时间朋友圈里疯传的“抢孩子”的消息，赶紧报警。

民警一听也是吓了一跳，赶紧跑去现场，一问，才知道是场乌龙。就在当天傍晚，家住郭夏村的杨女士路过鄞县大道附近时，看到路边围了三四个人。她觉得好奇，就凑过去看了一眼。

这一看把她吓了一跳，路边土坡上竟放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身上裹着件淡黄色衣服。

杨女士66岁了，看到那么小的孩子被扔在地上于心不忍，见孩子的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她身份的东西，也无人认领，就把孩子抱回了自己家中。

杨女士捡到一个孩子的消息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杨

女士家有两户亲戚膝下无子，得知这个消息后，都赶来想要领养这个孩子。

尽管已经是晚上，求子心切的两家人还是决定先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可是才刚走出村子，两家人就为谁领养这个孩子而吵起来，引起了路人的怀疑。

目前，警方已经联系鄞州福利院，并将孩子送到医院检查，确定这是一个出生不到一周的女婴，且心脏不好。警方将继续针对弃婴一事进行调查。

民警表示，虽然他们想要收养孩子都是出自善心，但收养弃婴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并要经过严格的评估，私自收养弃婴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后续的小孩上户、读书等问题也会迎来一系列的困难。因此捡到弃婴时，最好在第一时间报警。若想收养孩子的，可通过福利院进行申请。

通讯员 张楠 记者 石承承

# “自学成才”非法鉴定胎儿性别

章某怀孕时曾听说过找人照B超做胎儿性别鉴定的事。她发现这不比在工厂打工赚钱来得快。

去年9月，她花6500元在网上买了台便携式B超机，又自学胎儿性别鉴定方法，准备妥当后就“开业”了。

为了招揽“生意”，章某特地去了名片，抽空就到菜场、医院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分发。

短短10个月，就有20多位孕妇主动找上门来。而这些孕妇多是从安徽、江西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每做一次鉴定，章某会收取1000~1200元不等的费用。至案发，她已经获利2万余元。

虽然章某每次做鉴定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最终还是被相关部门给“盯”上了。

今年7月17日，章某和一名孕妇约好在鄞州集士港卫生院附近碰头。就在对方做完B超准备把钱交给章某时，被守候已久的执法人员逮个正着。

目前，章某因涉嫌非法行医被警方刑拘。

通讯员 任巧露 记者 石承承